

16 - 17 世纪法国女性摄政与君主制的发展

汤晓燕

(浙江大学 历史系, 浙江 杭州 310028)

摘要: 法国政治文化中具有强大的排斥女性的传统, 但同时法国历史上又有大量女性摄政的现象存在, 尤其是在近代早期的 16 - 17 世纪, 虽然亦有反对之声, 然而主流社会却对此大力支持。若从当时的文本材料出发, 探究这一看似矛盾的现象背后的成因会发现, 事实上, 在性别话语的表象之下, 关于国家主权与国王人身之间的关联及其行使权的分配才是女性摄政问题的核心。这也是法国君主制发展至此阶段的两大特征所决定 “家国一体” 的概念在政治文化中依然具有重大影响; 与此同时, 王权日趋强大与成熟。

关键词: 摄政; 性别; 政治; 王权

摄政之制在法国历史上并非罕见。国王出征或暂时无法处理国务, 或即位的国王尚处冲龄, 都会由他人代为掌管国事, 这是君主制的一个重要基本制度。^① 法国史家科桑代 (Fanny Cosandey) 把摄政制度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② 第一阶段, 国王一般会将国家事务暂时托管于心腹亲信, 有可能是深受国王倚重的某位教士, 如 1147 - 1151 年, 路易七世率领十字军东征之际, 便委派索格神父 (l'abée Suger) 任摄政之职。^③ 不过在此阶段, 受托之人虽然行使的是后世称为摄政的权力, 但尚无 “摄政” 之名, 他们的职位是 “国王代理人 (lieutenants du roi)”。^④ 第二阶段, 摄政之职不再旁落于王室成员之外的人身上, 任摄政的多为国王的叔伯兄弟, 即血亲亲王 (princes du sang)。到了第三阶段, 也就是法国近代国家开始发展的 15 世纪以后, 摄政之职几乎只委任给年幼国王的女性近亲, 多数时候是母亲, 有时由长姊担任, 如路易八世的姐姐贝若的安娜就曾为其摄政。除了法国最后一位摄政王奥尔良的菲利普是男性之外 (因为当时年幼的路易十五没有任何女性直系亲属在世), 16 - 17 世纪法国历史上所有摄政均由女性担任。这无疑是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

专门研究法国制度史的奥利弗·马丹 (François Olivier - Martin) 和莫尼耶 (Roland Mousnier)

收稿日期: 2016 - 08 - 25

基金基日: 本文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图像与政治文化研究” (16BSS045) 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汤晓燕, 浙江大学历史系 “百人计划” 研究员, 研究方向为法国史与女性史。

① 关于法国历史上出现的摄政情况简单概述, 可参看 Jean du Tillet, *Recueil des rois de France, leur couronne et maison: ensemble, le rens des grands de France; Une chronique abrégée contenant tout ce qui est advenu*, Paris: chez Jacques du Puys, 1580, pp. 198 - 200.

② Fanny Cosandey, “De lance en quenouille: La place de la reine dans l'État moderne (XIV^e - XVII^e siècles),” *Annales. Histoire, Sciences Sociales*, Vol. 32, No. 4 (Jul. - Aug., 1997), pp. 799 - 820.

③ André Corvisier, “Pour une enquête sur les régence,” *Histoire, économie et société*, Vol. 21, No. 2, LE COUPLE (Avril - juin 2002), pp. 201 - 226.

④ Ée Berger, “Le titre de régent et son emploi dans les actes de la chancellerie royale,” *Comptes rendus des séances de l'Académie des Inscriptions et Belles - Lettres*, 44^e année, No. 3 (1900), pp. 308 - 309.

虽然研究摄政制度^①，但没有重视女性摄政这一特殊问题。而维耶诺 (Éliane Viennot) 等专治法国近代早期女性史的法国史家则过于强调美第奇的凯瑟琳娜等女性在法国历史上强大的自主能动性与影响力，却忽视了对制度本身的研究。那么，为何在一个从未出现过女王、具有深厚的排斥女性涉政文化传统的国度里，却又存在着大量女性摄政的现象？为何像迪蒂耶 (Jean du Tillet) 这样的 16 世纪著名法学家，在坚信法国存在着极其强大的不愿臣服于女性的传统习俗的同时^②，又认为他所处的时代，女性摄政有其合理之处^③？由于 16-17 世纪出现的女性摄政现象尤其集中，本文希望从这一特殊历史阶段着手，在考察当时具体文本的基础上，把女性摄政这一现象置于法国君主制在此阶段的发展背景之中去分析，拨开性别话语的面纱，用具体的历史话语背景来重新理解和解释女性摄政何以在动荡的困难局势下，面对诸多反对却仍然可以长期维持，权力核心阶层的女性在绝对主义王权崛起阶段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

一、16-17 世纪法国女性摄政之简况

早在 16 世纪之前，法国历史上已有多位女性摄政。但是当时的摄政并非像后世一样集中于女性。如 14 世纪初，法国王室先后两次因无成年男性后裔继承王位而任命由亲王统领的摄政委员会。但即便在摄政制度的早期阶段，亦已出现女性摄政的现象。例如法王“美男子菲利普”在 1294 年任命其妻为其幼子的摄政，并且明确是统摄政务而不仅仅是孩子的监护人。^④ 13 世纪最著名的女性摄政者当属卡斯提耶的布朗什。1226 年，路易八世去世之后，路易九世（即日后的圣路易）年方十二，布朗什便以太后名义摄政长达 8 年之久。即便在路易九世亲政之后，布朗什在其于 1248-1252 年期间外出征战之际也仍担负起摄政之职。

而从 16 世纪开始，摄政之位则几乎完全集中到女性手中。除了 16 世纪初，弗朗索瓦一世的母亲在其常年征战的过程中代行摄政一职外，16-17 世纪法国最为著名的三大摄政当属美第奇的凯瑟琳娜、美第奇的玛丽以及奥地利的安娜。她们三人均在其子年幼之际成为摄政，长期掌握国家最高权力，在法国历史上产生了重要影响。

1559 年，亨利二世因在骑士联赛上被误伤去世之后，即位的查理九世尚年幼，其母美第奇的凯瑟琳娜于 1560 年成为摄政。查理九世去世后，凯瑟琳娜的另一个儿子亨利三世即位，后者于 1574 年出征之际，她再次登上摄政之位。而事实上，在近 30 年的时间里，凯瑟琳娜一直把持着法国的最高权力直至去世。而 16 世纪下半叶是法国历史上最动荡的时期之一。面对天主教与新教之间剑拔弩张的紧张局面，凯瑟琳娜始终试图找到和平方案。与弗朗索瓦一世及亨利二世的高压政策不同，凯瑟琳娜对新教徒采取了比较宽容的态度。从 1561 年 9 月到 1562 年初，在其授意下，召开了两次天主教与新教徒之间的高层学术会谈。1562 年 1 月，太后颁布《圣日耳曼敕令》给予新教徒在冲突不甚激烈的地区做礼拜的权利。虽然这些措施并没有奏效，但是太后希望两派和解的努力仍可见一斑。^⑤ 此后，她又一手促成其女玛格丽特（后世称为“玛戈王后”）与新教一派的纳瓦尔的亨利的联姻。凯瑟琳娜终其一生的政治生涯，都在致力于用和平的手段强化王权，她让当时的人逐

① François Olivier - Martin, *Les régences et la majorité des rois: sous les Capétiens directs et les premiers Valois (1060-1375)*, Paris: Recueil Sirey, 1931; François Olivier - Martin, *Histoire du droit français: des origines à la Révolution*, Paris: Éditions du Centre national de la recherche scientifique, 1951; Roland Mousnier, *Les Institutions de la France sous la monarchie absolue, 1598-1789*, 2 tomes, Pari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1974-1980.

② Jean du Tillet, *Recueil des rois de France, leur couronne et maison: ensemble, le rengs des grands de France; Une chronique abrégée contenant tout ce qui est advenu*, p. 214.

③ 参见 Parlement de Paris, *Très-humble remontrance du Parlement au Roy et à la Reyne Regente*, 21 janv. 1649, signé Du Tillet, attribué au président Le Coigneux, Paris: Impr. et Libr. ordinaires du Roy, 1649.

④ Pierre Dupuy, *Traité de la majorité de nos rois et des régences du royaume*, Paris: chez la Vve M. Du Puis, 1655, p. 15.

⑤ Philippe Tourault, *Ces reines qui ont gouverné la France*, Paris: Perrin, 2014, pp. 125-128.

渐意识到,只有王权才能重新给“上帝的战士”之间带来宽容和安宁。^①著名历史学家娜塔莎·戴维斯认为凯瑟琳娜“巩固了其子的合法性,面对‘神圣联盟’与雨格诺派的双重冲击,维系了法国天主教君主制”,“完美体现了作为摄政的所有功绩”。^②

数十年之后,1610年,亨利四世在为他的王后加冕之后的第二天遇刺身亡。于是玛丽太后与年仅8岁的国王召集高等法院,在庄严的气氛下宣布摄政。玛丽不仅成为国王的监护人,也成为整个王国事务的最高决策者。在执政初期,她继续任用亨利四世时期的老臣,维护来之不易的稳定局势,多次化解叛乱。1614年,她带着路易十三出巡展示王室的强大与权威,所到之处,城市都向王室表达忠诚与敬意。在孔代亲王为了夺权而倡议召开的全国三级会议(1614-1615)上,玛丽反而被视为为王国带来和平的功臣。玛丽对内平息叛乱、安定民生,对外则积极谋求与当时最强大的西班牙王室联姻,不仅使法国免于战事,也使欧洲获得和平。^③对黎世留的赏识也说明玛丽具有慧眼识英才的过人之处。虽然在路易十三成年之后,玛丽与路易十三以及黎世留始终不和,但是毫无疑问,玛丽的摄政延续了亨利四世以来进一步压制大贵族、平息因宗教引起的内乱纷争的基调,为法国在路易十四时代崛起成为欧洲中心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后被放逐的玛丽最终在窘困中去世,她留给后世的是鲁本斯为她所做的、讲述其生平的巨幅长卷以及巴黎最著名的大道——香榭丽舍大街。

路易十三的儿子路易十四在4岁那年(1643)失去了父亲,其母奥地利的安娜开始了直至1661年的长期摄政。^④在其统治期内,安娜面临着内外交困的局面,国内有大贵族与巴黎高等法院造成的“投石党运动”,对外则深陷三十年战争之中,坚持任用马扎然也使她饱受诟病。然而在三十年战争中,她为了法国的利益,与她的亲兄弟西班牙国王交战,最终迎来和平。在她统治期间,法国将阿瓦图、阿尔萨斯、鲁西永、塞尔达涅等地区收入版图。在她去世的时候,有人这样评价她,说她是法国最伟大的王后之一,路易十四纠正道“不,她可以位列我们最伟大的国王之中。”^⑤

从凯瑟琳娜到安娜这段时期,被研究者称为“女性摄政的一个世纪”。^⑥虽然法国从未有明确法律规定摄政之职由女性来担任,但法国旧制度的摄政多为女性却是不容置疑的事实。而且从上述史实可以看到,女性摄政往往保障了王权的强大与稳定延续。众所周知,法国政治文化中存在着强大的排斥女性涉足政治的传统。^⑦下文将从分析有关女性摄政的论争入手,探究在此传统下,女性摄政制度却依然长期存在的根源。

二、关于女性摄政的论争

虽然从表面上看,把法国旧制度时期女性摄政现象与其政治文化传统中对女性干政的高度戒备放在一起讨论,会觉得两者之间构成不可调和之矛盾。然而若将此问题放置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中去具体分析,会注意到关于女性摄政的看法有两个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在家族与国家的概念区分并不清晰的中世纪,女性担任摄政几乎不会招致太多非议。因为家族产业、领地、领土乃至王国的概念依然处在一片混沌交织的模糊之中。身为母亲与妻子,女性受丈夫委托,在其外出征战或身故之后,担负起照顾幼子及监管家产的职责被视为天经地义。在西欧绝大部分地区,贵族男子由于常年征战,他们所从事的经济活动是有限的,许多管理经

① Philippe Tourault, *Ces reines qui ont gouverné la France*, p. 123.

② Georges Duby et Michelle Perrot, *Histoire des femmes en Occident*, tome 3, Paris: Perrin, 2002, p. 218.

③ Philippe Tourault, *Ces reines qui ont gouverné la France*, pp. 194-206.

④ Claude Dulong, *la vie quotidienne des femmes au grand siècle*, Paris: Hachette, 1984, p. 187.

⑤ Claude Dulong, *la vie quotidienne des femmes au grand siècle*, p. 203.

⑥ Madeleine Foisil, *Femmes de caractère au XVII^e siècle*, Paris: Fallois, 2004, p. 166.

⑦ 参见维耶诺一书的主要观点,Éliane Viennot, *La France, les Femmes et le Pouvoir*. 1. *L'invention de la loi salique (Ve - XVI^e siècle)*, Paris: Perrin, 2006.

济事务的工作由妻子们承担。^① 在某些地区, 领主的遗孀甚至可以召开领主法庭, 处理领地上的司法事务, 也可与教会人士一起协商教区内的各种纠纷。例如, 纳瓦尔的布朗什就在其子年幼期间统管香槟伯爵领地达九年之久。^②

但是, 到了第二阶段, 情况发生了变化。自 16 世纪以来, 随着近代国家观念的逐渐形成,^③ 家与国之间的界限日渐清晰, 如果说女性处理一方领地之内的事务尚无反对之声, 但倘若是统领一国政事, 则日益激起诸多抵制。而更值得关注的是, 在这一阶段, 法国知识界为了阻止国家分裂, 逐步把古老的蛮族法典——《萨利克法典》重新加以解释成禁止女性继承王位的“基本法”(loi fondamentale)。但令人意外的是, 在这样强大的反对女性干政的氛围中, 对于女性摄政, 虽然反对者渐众, 但支持的声音却更多。所以在这个历史阶段, 关于女性摄政的讨论就变得更为错综复杂。

反对者往往从女性不应当介入公共事务, 认为她们也不具备处理政治事务的能力这一角度抨击女性摄政。如新教作家约翰·诺克斯(John Knox) 便把凯瑟琳娜的统治贬斥为“恶魔般的治理”。^④ 1575 年出版的一部关于凯瑟琳娜的小册子流传甚广, 称其为“暴君的主人”。在圣巴托洛缪惨案之后, 太后更是被其敌人视为使用毒药的意大利女巫。^⑤ 安娜摄政之初, 便有匿名文章抨击她为了夺权谋杀国王。^⑥ 宗教战争期间, 新教一方提出摄政之职应由一个合法的委员会来担任, 即便在国王年满 14 周岁之后, 依然应由该委员会协助处理政事。这一观点的提出矛头所指乃是针对当时摄政的太后美第奇的凯瑟琳娜以及吉斯兄弟为首的天主教势力。新教人士认为由太后摄政是“违背王国的法令和风俗的”。^⑦

在反对者之中最有代表性的应属当时著名的学者勒布汉(Cardin Le Bret)。勒布汉认为近期出现的女性摄政完全违背了《萨利克法典》树立的原则。他指出, 国王们从他们诞生之日起就继承的王位并非属于其自己, 而是依据继承的权利获得的, 因此, 即便国王自己, 也不能任意将王位传给他所中意的继承人, 这是法国君主制不可否定的原则。^⑧ 他还认为, 因为君主只能是男性, 所以即便签订了详细的婚姻合同, 婚姻也并不能使王后插手王国事务的管理(le maniement des affaires du Royaume), 王后只能对王室家族私人产业进行管理(l'économie privée et domestique de leur maison), 在公共事务中不享有任何权威性(n'ont aucune autorité dans le public)。^⑨ 所以, 据勒布汉的观点, 王国与王室家族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 王后作为国王的妻子, 在其丈夫的授权下, 确实有权利处理家务内部事务。但是, 其论述之核心在于, 即便是国王自身, 都是依据法律来继承王位, 王位并非私产, 所以当国王出于自己的意愿而指定自己的妻子或女性亲属作为摄政, 实际上是违背了君主制的基本原则; 更不用说作为软弱女性的王后, 完全不具备处理国家事务所需的谨慎与睿智, 是绝不能插手国家大事的, 即便她们的丈夫允许她们这么做。^⑩

当时女性摄政招致反对的主要原因如下。首先, 虽然此前法国历史上出现过大量摄政的先例,

① [以] 萨哈著, 林英译 《第四等级: 中世纪欧洲妇女史》, 广东人民出版社 2003 年版, 第 165 页。

② 萨哈 《第四等级: 中世纪欧洲妇女史》, 第 153 页。

③ 如 Cardin Le Bret 在其发表于 17 世纪上半叶的《国王主权》(De la Souveraineté du Roy, Paris: Chez Jacques Quesnel, 1632) 这篇著述中, 已经非常清晰地把整个法国王国与其他欧洲国家相区别, 不再使用中世纪人们常用的领主属地概念。

④ Kathleen Wilson - Chevalier et Éliane Viennot, *Royaume de fémynie. Pouvoirs, contraintes, espaces de liberté des femmes, de la Renaissance à la Fronde*, Paris: Champion, 1999, p. 214.

⑤ Georges Duby et Michelle Perrot, *Histoire des femmes en Occident*, tome 3, p. 219.

⑥ Kathleen Wilson - Chevalier et Éliane Viennot, *Royaume de fémynie. Pouvoirs, contraintes, espaces de liberté des femmes, de la Renaissance à la Fronde*, p. 107.

⑦ Pierre Bonin, "Régences et lois fondamentales," *Annuaire - Bulletin de la Société de l'histoire de France* (2003), pp. 77 - 135.

⑧ Cardin le Bret, *De la souveraineté du Roy*, pp. 30 - 31.

⑨ Cardin le Bret, *De la souveraineté du Roy*, pp. 43 - 44.

⑩ Cardin le Bret, *De la souveraineté du Roy*, p. 48.

但摄政制度从未正式形成严格的法律文本,因而摄政总是导致国内各种政治力量蠢蠢欲动。事实上,无论是谁摄政,都会引起其他各方关于其合法性的质疑。而这一阶段,法国面临着政局动荡不安,宗教战争与投石党运动纷至沓来的混乱局面,统治权力的合法性必然是各方激烈论争的要点。尤其是随着法国民族国家观念的日益清晰化,人们对于把法国权杖交由一个外来人执掌总是忧心忡忡(太后们往往都是外国人)。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缘由在于,随着国家机构的发展成熟与正规化,大学人士进入管理层面中担任公职日益增多,更多的人相信,治理国家是需要特殊的理性与过人的勇气,这绝非女性所拥有的素质。^①在此情况下,当实际统治大权落入女性之手,无疑会激起更大的反对之声。据此,有些历史学家认为,16-17世纪期间,反对女性言论之所以大规模传播的重要缘由之一正是因为当时恰好是许多女性摄政活跃于政治舞台的“黄金时期”。^②因此,在此阶段关于女性摄政的论战,实际上是在国家权力架构日趋成型的过程中,关于国家最高权力归属与如何行使这一权力的一场讨论。由于讨论从女性摄政的角度展开,因而又介入了性别意识形态的层面,政治讨论借由性别话语展开。关于摄政问题争论的核心问题便集中体现为:在国王尚未具备亲自掌权的能力之前,究竟该由谁来代替他行使国家的最高权力。换言之,论争的关键不在于应不应有摄政,而是国王的母亲是否为合适的摄政之人选。

而支持者一方则强调年幼国王的母亲是最好的摄政人选,因为这显然符合自然赋予母亲照顾孩子、保护孩子财产的本性。事实上,从现有文献数量来看,支持摄政的材料明显多于反对者。例如,法学家迪蒂耶对于新教提出的要以血亲亲王来组成摄政委员会的提法大力抨击,他以历史事实证明年幼国王的叔伯并不适合担任摄政。^③他说,历史上,像亨利二世那样把摄政之权给予他的妻子,这种授权得到了高等法院、奥尔良地区三级会议以及亲王们的一致认可。^④再如,1614年的一份匿名文献便是以感谢王太后的摄政为题,文中这样写道“为了王国利益,她总是克制容忍,以免陷人民于战事……她就像一位经验丰富的船长,小心谨慎地驾驶着我们这艘大船。”^⑤作者强调摄政王太后的“温和”(douceur),这正是人们相信女性特有的秉性。^⑥克雷蒙地区的官员让·萨瓦宏在其关于美第奇的玛丽摄政的论述中提出,在国王年幼之际,国王的母亲即太后是国王及其王国最坚定的保护者,因为她绝对无法攫取王位,所以她是最合适的摄政人选。甚至有匿名文章把应由女性摄政与有关国王即位合法年龄的法规合并视为摄政的基本原则。^⑦1644年,奥特伯爵(Comte d'Auteuil)还特意于圣路易的母亲、曾经也身为摄政的卡斯提耶的布朗什出版了一部长篇传记。在题记中,作者大力赞美当时的摄政太后安娜这位先祖的丰功伟绩。^⑧1647年有教士勒弗隆(Jean Le Foullon)创作了一首赞美安娜的诗歌,诗中这样写道“我们感谢您,绝无仅有的奉献者,

① 例如,14世纪著名学者 Petrus Jacobi 的著述提到女性不能担任公共事务。他代表着当时的学者试图把古老的罗马法与他们当代的问题相结合。1378年一位大学教师在巴黎大学开授课程,引用亚里士多德、圣奥古斯都的言辞来论证女性不适合统治与处理公共事务。参见: Ralph E. Giesey, *Le rôle méconnu de la loi Salique*, Paris: Les belles lettres, 2007, pp. 57, 72.

② Pierre Darmon, *Femme, repaire de tous les vices: misogynes et féministes en France (XVI^e - XIX^e siècles)*, Bruxelles: Versailles, 2012, p. 12.

③ Jean du Tillet, *Recueil des rois de France, leur couronne et maison: ensemble, le renga des grands de France; Une chronique abrégée contenant tout ce qui est advenu*, pp. 223-224.

④ Jean du Tillet, *Recueil des rois de France, leur couronne et maison: ensemble, le renga des grands de France; Une chronique abrégée contenant tout ce qui est advenu*, p. 204.

⑤ *Remerciement à la Roynne regente mere du Roy, et à Messieurs les Princes et Seigneurs qui l'ont assistee*, Lyon: J. Poyet, 1614, p. 5.

⑥ *Remerciement à la Roynne regente mere du Roy, et à Messieurs les Princes et Seigneurs qui l'ont assistee*, p. 8.

⑦ 上述两条材料及其分析参见 Harriet Lightman, “Political Power and the Queen of France: Pierre Dupuy's Treatise on Regency Governments,” *Canadian Journal of History* (December, 1986), pp. 299-312.

⑧ Charles de Combault Auteuil, *Blanche, infante de Castille, mère de saint Louis, reyne et régente de France*, Paris: A. de Sommerville, 1644.

感谢您带来胜利的百合花，请您把一切美好带给国王路易和摄政者，是他们给予整个世界和平。”^①即便有匿名作者抨击摄政时期的时政，他们也多把矛头指向马扎然等首相而非摄政太后本人，认为阴险狡诈的马扎然蒙蔽了太后，使之没有明断是非，但他们并没有质疑女性摄政这一制度本身。像加泰罗尼亚地区的大使写给安娜的信件也是毕恭毕敬地表达同样的观点。^②

正如同维耶诺指出，除了部分作者会从女性天性不适合政治事务的角度出发反对女性摄政，知识界的大多数人对此并不反对^③，相反，他们会觉得这是符合自然法的天经地义之事。当时著名法学家迪皮耶（Dupuy）的观点非常具有代表性。他相信母亲是照顾年幼国王的最好人选，但是关于国家的行政事务，最好交由一个委员会来处理，委员会的成员应当包括但不限于血亲亲王。值得注意的是，迪皮耶认为女性不能以其自身名义进行统治，也不能在没有男性指导的情况下处理政务。但另一方面，作为国王监护人的太后又不应当被排除在统治王国事务之外，否则就意味着国王被排除在外。因此，他觉得摄政的太后应与委员会一起协商解决统治事务。^④由此可知，总体而言，迪皮耶并不反对女性摄政掌权，只不过要加以某些限制。性别并不是他考虑的重点，代行最高主权的合法性和实际统治能力才是他关注的核心。

除了立场截然对立的支持者与反对者之外，还有一支“骑墙派”——高等法院，也值得注意。高等法院对于女性摄政的态度，实则最鲜明地体现出关于摄政问题的讨论本质上并非性别问题，而是政治权力如何分配与执行的问题。前任国王的政治遗嘱或者新上任的摄政开始实行统治都需要在巴黎高等法院登记，因而高等法院自然也会被牵涉到摄政的问题之中。不过他们的立场往往是随着局势而变化，并无一以贯之的准则可循。例如，1515年高等法院反对弗朗索瓦一世授予其母摄政一职；^⑤然而在亨利四世去世之后，高等法院又承认玛丽的摄政权。^⑥路易十三去世后，高等法院的大法官们甚至授予安娜“自由地、不受限制地全权管理王国事务”。^⑦由此可知，高等法院的法官们的选择完全与性别无关，高等法院旨在强化自身在君主制体系中的影响与地位，他们根据不同的形势选择对他们有利的立场。所以，只要形势需要，高等法院的法官们并不介意承认一位女性成为全国实际的掌权人。而摄政的太后们也需要法官们给予法律程序上的认可与支持。太后一人不可能成为摄政，她须依仗其他强大的政治力量才有可能获得权力。不论是凯瑟琳娜、玛丽，还是安娜，均获得王族中重要大贵族的支持。^⑧

综上所述，在关于王国是否可以由女性摄政的讨论中，不论是支持者还是反对者，他们的真实意图并非讨论性别，其矛头所指乃是政治，就像杰塞在论述《萨利克法典》时所指出的那样，“排斥女性并非一个基于性别的原则性的问题，而是一个政治问题”。^⑨而这个政治问题，正是与法国

① Jean Le Foullon, *Bluettes du feu divin, dédiées à la reine régente*, Paris: 1647, p. 12.

② 参见 *Paraphrase sur le bref de sa sainteté envoyé à la Reine régente mère du Roy, touchant sa reconciliation avec plusieurs des plus signalez de son royaume et le soulagement de son peuple*, Paris: C. Morlot, 1649; *L'ambassadeur des estats de Catalogne envoyé par Don Ioseph de Marguerite à la Reine régente mère du Roy touchant les affaires de cette province, et la paix particulière et générale*, Paris: C. Morlot, 1649.

③ Éliane Viennot, “Les historiens du XVI^e siècle, la loi salique et les reines de la dynastie mérovingienne,” in *L'Histoire et les historiens au XVI^e siècle*, actes du VIII^e colloque du Puy - en - Velay, études réunies et présentées par Marie Viallon - Schoneveld, Saint - Étienne: Université de Saint - Étienne, 2001, pp. 143 - 156.

④ Pierre Dupuy, *Traité de la majorité de nos rois et des régences du royaume*, p. 18.

⑤ Harriet Lightman, “Political Power and the Queen of France: Pierre Dupuy's Treatise on Regency Governments,” *Canadian Journal of History* (December 1986), pp. 299 - 312.

⑥ Kathleen Wilson - Chevalier et Éliane Viennot, *Royaume de fémynie. Pouvoirs, contraintes, espaces de liberté des femmes, de la Renaissance à la Fronde*, p. 67.

⑦ Philippe Tourault, *Ces reines qui ont gouverné la France*, p. 254.

⑧ Kathleen Wilson - Chevalier et Éliane Viennot, *Royaume de fémynie. Pouvoirs, contraintes, espaces de liberté des femmes, de la Renaissance à la Fronde*, p. 68.

⑨ Ralph E. Giesey, *Le rôle méconnu de la loi Salique*, p. 47.

君主制在此阶段的发展密不可分，那就是如何保障最高权力在不被削弱分散的前提下稳固且合法地传承。

三、女性摄政与该阶段法国君主制发展的特点

从女性摄政现象自身所依托的政治历史背景以及当时人们对此的诸多观点可以初步探究女性摄政问题背后的两大原因，而这两大原因又与法国君主制在此阶段的发展特点关系密切。

首先，法国君主制中深厚的“家国一体”概念对女性摄政的影响非常大。当时许多法学家把国家视为扩大版的家庭，国家事务与王室家庭事务常有混淆之虞。^① 家庭模式在不少地方为君主制的理论建构提供借鉴之处：^② 如果国王是王国的父亲，那么王后被视为“和平圣母（*Dame de paix*）”，她有调解纷争的义务，她也有护佑臣民的义务，所以她又被称为“人民之母（*la mère du peuple*）”或“所有基督徒的母亲（*mère de toute Chrétienté*）”。^③ 这些称谓在中世纪的文本中广泛流行，明显可以看到把王后视为整个王国“主母”的家国一体特色。这样的传统在文艺复兴时期乃至近代早期都一直留存，这也是为何黎世留在全国三级会议上称玛丽太后不仅是“国王的母亲”，也是“王国的母亲”。直至大革命前夕，路易十六依然会在大量陈情书中被视为国家的“好父亲”，而其妻子玛丽·安托瓦内特在小册子中被称为“坏母亲”。这一模式在大多数支持女性摄政的论述中体现得非常明显，这派论点的最强有力证据也是从这样的认识层面出发。而像勒布汉等反对者则秉持女性天生不适合处理政事的论调，从根本上把国家大事与领地家事相区分，反对的恰好是把两者混淆的传统观点。

理论构建依托的是事实层面，在法国很多地方，由母亲掌管家族领地、监护孩子直至成年是古已有之的习俗。这一现象在12、13世纪尤为突出。由于连年战事，很多领主在其继承人尚未成年之际便已战死沙场，他们的妻子便担当起监护年幼的继承人的职责。^④ 例如，1214年，法王奥古斯都就承认香槟地区由成为寡妇的伯爵夫人统领，后者同时获得孩子的监护权。^⑤ 正如迪皮耶强调的，人们相信母亲对孩子天然的情感使她会竭尽全力保护属于孩子的财产。^⑥ 法国历史学家贝蒂埃（*Simone Bertière*）也相信，女性摄政是受到了封建时期的贵族传统的影响。她认为，在领主参加十字军东征或其他战事的时候，通常由领主的妻子来管理领地，因此，扩大到王国，当国王不在之时，便由王后来管理国事。^⑦ 而传统与先例对于法国君主制的政治合法性来说，具有无可比拟的权威性，^⑧ 正因为如此，凯瑟琳娜在摄政期间始终强调其对亡夫的追思，同时也强调她是两位法国国王的母亲，她的统治的合法性和权威性来源于作为妻子与母亲的身份。^⑨

另一方面，法国贵族女性与政治的关系始终相当密切，这也与近代早期家族观念与国别观念之间的界限模糊相关。例如布朗什周围的女性小团体对于连接瓦卢瓦与纳瓦尔两大家族之间的关系起

① Fanny Cosandey, “La maîtresse de nos biens: Pouvoir féminin et puissance dynastique dans la monarchie française d’Ancien Régime,” *Historical Reflections/Réflexions Historiques*, Vol. 32, No. 2 (Summer 2006), pp. 381–401.

② Fanny Cosandey, “Puissance maternelle et pouvoir politique. La régence des reines mères,” *Clio. Histoire femmes et sociétés* [En ligne], Vol. 21, 2005, mis en ligne le 01 juin 2007. <http://clio.revues.org/1447>; DOI: 10.4000/clio.144 (2016-03-14).

③ Murielle Gaude Ferragu, *la reine au moyen âge, le pouvoir au féminin XIV^e – XV^e siècle*, Paris: Éditions Tallandier, p. 257.

④ 萨哈 《第四等级：中世纪欧洲妇女史》，第153–165页。

⑤ Pierre Dupuy, *Traité de la majorité de nos rois et des régences du royaume*, p. 4.

⑥ Madeleine Foisil, *Femmes de caractère au XVIII^e siècle*, p. 166.

⑦ Kathleen Wilson – Chevalier et Éliane Viennot, *Royaume de fémynie. Pouvoirs, contraintes, espaces de liberté des femmes, de la Renaissance à la Fronde*, p. 65.

⑧ Harriet Lightman, “Political Power and the Queen of France: Pierre Dupuy’s Treatise on Regency Governments,” *Canadian Journal of History* (December 1986), pp. 299–312.

⑨ Georges Duby et Michelle Perrot, *Histoire des femmes en Occident*, tome 3, p. 219.

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作为配偶或者姐妹，贵族女性或使用私人通信或用外交手段来处理“家族/国家”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这种居间作用，实际上也是当时欧洲各大家族在实施政治联姻之际原本就考虑在内的策略。查理五世在他的信件中提到了王后们在这点上的作用。^① 由于“家一国”界限的模糊，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之间的犬牙交错，为女性突破家族内部事务的限制成为可能，许多今天看来当归属于外交领域的事务，实际上在当时被视为家族领地财产的纠纷，这也是为何女贵族常常可在其中起到重要的斡旋作用的原因。

从上述观点出发，女性以寡母身份摄政，不论是从私法还是公法的角度，都已经获得了先天的合理性。时人对此并无太大异议，因为他们觉得这符合自然法的习俗。^② 这说明时至16-17世纪，中世纪的这一传统依然具有强大的力量，在国家权力运作层面发挥着重要影响。同时，从这一角度考虑，便能理解女性摄政在表现其治理国家的合法性之际，为何一再渲染其身为国王母亲、国王的形象，其意图即为强调自身与年幼国王之间不可分割的紧密联系，让公众意识到，她们并非以其女性的个人身份进行统治，而是以国王母亲的身份帮助国王对整个王国进行治理。

其次，是由于法国君主制发展至此，国王人身和最高权力之间关联日渐紧密，这是法国王权在16-17世纪日渐强大的结果，而女性摄政能够充分维护这一紧密联系。

摄政制度从初期的统管国事与照管幼王相分离，到最后两者稳固地合二为一，根本原因在于在王权不断发展的过程中，国王人身与王国的最高主权日益变得密不可分。换言之，从继位者成为国王的那一天起（前任国王去世，下一任立即即位，即 *le mort saisit le vif* 原则^③），他便是国家最高权力的象征和唯一的拥有者，他不与任何人分享这一权力，也不能向任何人让渡这一权力。^④ 在此前提之下，如果照管幼王教育及起居的太后被隔绝于政事之外，也意味着国王自身完全被隔绝于他所统领的国家大事之外，这种早期摄政制度下曾经多次出现的情况成为立法者竭力要规避的风险。正因出于这样的考虑，路易十三虽然对安娜的政治经验与能力顾虑重重，但依然赋予她管理和统治（*l'administration et le gouvernement du royaume*）的权力，让她进入最高国务会议。^⑤

早期阶段的摄政并不集中于国王的女性近亲，无形之中会有将最高权力拱手让与他人的潜在危险。尤其需要注意的是，当国王幼年即位，摄政的情况是十分复杂的。有时，监管国事的职责与照管教育幼王的工作由不同的人员承担，前者为亲王，后者则是由太后来完成。如1374年查理五世任命其妻为幼子的监护人（*la tutelle de l'éducation*），但同时又任命勃艮第公爵和波旁公爵为监管国事的摄政（*la garde, gouvernement, defense du Royaume*）。查理六世也是把两种职责分别委任给妻子与兄弟奥尔良公爵。^⑥ 这种情况往往有利于亲王把持政局。有时，则是上述两种职责合二为一，即由太后以其照管的幼王的名义统领国事。如1294年美男子菲利普任命其王后为年幼国王监护人同时监理国事，给予她的称号是“摄政（*la Régence*）”，区别于只负责照管孩子的“监护人（*La Tutelle*）”。^⑦ 在摄政制度逐渐形成的早期，虽然1407年法令规定了国王成年的合法年龄，即年满14

① Brigitte Buettner, “Le système des objets dans le testament de Blanche de Navarre,” *Clio. Femmes, Genre, Histoire* [En ligne], Vol. 19, 2004, mis en ligne le 27 novembre 2006. <http://clio.revues.org/644>; DOI: 10.4000/clio.644 (2015-04-27).

② Fanny Cosandey, “Puissance maternelle et pouvoir politique. La régence des reines mères,” *Clio. Histoire, femmes et sociétés* [En ligne], Vol. 21, 2005, mis en ligne le 01 juin 2007. <http://clio.revues.org/1447>; DOI: 10.4000/clio.144 (2016-03-14).

③ Jacques Krynen, *L'empire du roi: Idées et croyances politiques en France, XIII^e - XV^e siècle*, Paris: Gallimard, 1993, p. 142.

④ François Olivier-Martin, *Histoire du droit français: des origines à la Révolution*, Paris: Éditions du Centre national de la recherche scientifique, 1951, p. 335.

⑤ Philippe Tourault, *Ces reines qui ont gouverné la France*, p. 250.

⑥ Pierre Dupuy, *Traité de la majorité de nos rois et des régences du royaume*, pp. 15-16.

⑦ Pierre Dupuy, *Traité de la majorité de nos rois et des régences du royaume*, p. 15.

岁,从此以后,国王可以无须经由摄政之人便可独立行使国家大权。^① 但是若把权力委托给其他男性王族,未免有被夺权的危险。比如在查理六世年少时期,摄政的叔伯亲王处理国家大事完全无须征得他的同意。因而,把最高权力托付于女性近亲,无疑是最安全稳当的方案。^②

科桑代认为,早期摄政的特点是王权的消失,摄政权力的无限膨胀。摄政之人完全以自己的名义统治。^③ 查理六世在1403年和1407年两次颁布法令详细规定摄政的权限以及国王成年年龄等细则,希望消除这一隐患。这两部法令旨在保障国王的继承权、取消之前的摄政权限并重新规定摄政的执行方式。^④ 实际上,从14-16世纪,《萨利克法典》作为王位继承的基本法被确立、王国产业的不可让渡以及摄政的制度等一系列法规正式诉诸文本,这些因素在法律的层面赋予了法国君主制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在这一王权理论体系化制度化的过程中,监护年幼国王,成为王后最重要的职责之一。^⑤ 不论是关于王位继承的形式还是摄政的设立,根本上都是为了尽最大可能保障最高权力在王族家室嫡系之内传承,维持国家的统一与稳定。

因此,出现女性摄政的两大原因,即:法国君主制中“家国一体”模式传统在近代国家形成早期尚有巨大影响力,以及王权在这一阶段的发展及强大,这两者之间是紧密相关的。简言之,在法国王权发展的过程中,王权逐渐与国王人身相联系。作为他的唯一合法妻子,王后身为“国母”的传统监护人职责也逐渐制度化。

在此之前,法国已经通过对《萨利克法典》的重新发掘与阐释,把排斥女性及女性之后裔继承法国王位作为王国的基本法加以确立。《萨利克法典》使女性绝对无法染指王位,在此前提之下,使年幼国王的母亲成为国王和王国的“监护人(tutel)”便成为保障王位正常传承,王国事务如常运作的最佳选择。更何况,查理六世1407年的法令已经明确规定,摄政之人只是代行主权,国王是唯一拥有最高主权之人,摄政只能以国王的名义进行统治,而不能以其自身的名义发布任何命令。正是在这样的认知背景之下,迪蒂耶声称,法国人之所以伟大在于他们从不屈服于女性的统治,但他同时又认可当时女性摄政,这其实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事实上,在迪蒂耶等人看来,女性摄政并非女性自身在统治,她只是在替国王执行他的权力,真正的统治者乃是国王本人,因而他们所臣服的只是国君本人的权威,而绝非代行其事的太后。概言之,王位的神圣性与象征性在此时已经与实际的统治行为相分离,换言之,即最高权力的拥有者与实际权力的行使者是可以相分离的。摄政太后体现的职责正是身为国王母亲而被赋予的责任:监护幼王,成为王位的保护者和守卫者(tuteur、protecteur et garde)。^⑥ 这正是当时的大多数人接受女性摄政,并不认为这一措施与《萨利克法典》相违背的原因,因为这乃是一种权宜之计,并不背离王国的基本法与基本原则。而且,迪蒂耶强调,由于国王与最高主权不可分离,因而即便在国王年幼之际,他亦须以某种方式介入王国管理之中,或以其母或以其他的代理人,这是国王绝对权威所必需的。^⑦ 这便说明,太后摄政在当时主流的法学家眼中,不仅不是被女性削弱了国王权力,相反,是一种保障和体现国王最高主权的方式。

① Cardin le Bret, *De la souverainete du Roy*, p. 41, 不过1403年法令同时又规定,一旦前任国王去世,即位的太子不论年纪,立即获得国王称号,这是为了在王位的传承过程中,不致出现哪怕很短时间的空缺。详见: Pierre Dupuy, *Traité de la majorité de nos rois et des régence du royaume*, p. 8.

② Kathleen Wilson - Chevalier et Éliane Viennot, *Royaume de fémynie. Pouvoirs, contraintes, espaces de liberté des femmes, de la Renaissance à la Fronde*, p. 65.

③ Fanny Cosandey, “De lance en quenouille. La place de la reine dans l’État moderne (XIV^e - XVII^e siècles),” pp. 799 - 820.

④ Jacques Krynen, *L’empire du roi: Idées et croyances politiques en France, XIII^e - XV^e siècle*, pp. 144 - 145.

⑤ Jacques Krynen, *L’empire du roi: Idées et croyances politiques en France, XIII^e - XV^e siècle*, pp. 127 - 138; Fanny Cosandey, “De lance en quenouille. La place de la reine dans l’État moderne (XIV^e - XVII^e siècles),” pp. 799 - 820.

⑥ Pierre Dupuy, *Traité de la majorité de nos rois et des régence du royaume*, p. 14.

⑦ Pierre Dupuy, *Traité de la majorité de nos rois et des régence du royaume*, p. 17.

最后从实际效果而言，女性摄政制度确实有利于保证王位平稳传递、尽可能避免国内战乱。虽然有史家认为国王去世之后继承人年幼或者国王长期外出征战而授权女性摄政是引起政治局势动荡的根源。^①但这一观点大有可商榷的余地。虽然有时摄政确实与时局动荡紧密相关，但两者是否存在着因果关系，则需要细致分析。很有可能是幼王即位造成各方势力觊觎王位，政治局面暗流涌动，而恰恰是太后摄政，使这种威胁与动荡平息。例如亨利四世去世之后，以孔代亲王为首的各路大贵族蠢蠢欲动，试图重新夺回他们失去的权力。恰恰是摄政的玛丽，用金钱与武力相结合瓦解了多达八次的叛乱。因而迪蒂耶以巴黎高等法院的名义写给国王与太后的文件中提到，在形形色色的阴谋与私利的包围之中，太后的治理使国家避免落入悲惨局面。^②

摄政的主要任务是把国家稳妥管理直至平稳交接给下一任国王，因而，摄政时期的政事均以稳定为第一要务，而这一点，正是支持太后摄政那一派最有力的证据，恰如1614年里昂那位匿名作者反复强调“战争造成血流成河，夺去无数人的生命，而这位高尚的王后使我们免于内战。”^③更重要的是，作者认为正是太后而非某一家族的亲王摄政才能使大贵族之间相安无事，谨记自身效忠王室的职责，而王国的各级官员和法官们也都能秉持最大的公正加入到这一联合之中，为了维系和平，为了公共利益（le bien public）而尽忠职守，而不必为某一些团体的特殊利益选择自己的立场。^④这位作者的观点实际道明了太后摄政中的关键，那就是在一种由于前任国王去世所造成的政治失衡状态中，以中立的姿态来确保王位传承的权威性及合法性。另一方面，女性摄政往往并非由她本人独立完成，从黎世留到马扎然，这些出身低微的首相更在某种程度上保证了摄政制度的中立性。而且这些强有力的助手都以强化王权为其政策出发点，即便是安娜那样较为柔弱的统治者，也使得法国君主制在摄政年代向着巩固与强化王权的趋势发展。从实际效果而言，这是一种最有可能消弭潜在对峙与冲突，使某一方力量独大的可能性消失，并且保障王权不旁落他人之手的方式。

结 论

法国君主制，虽然从文艺复兴时期开始逐渐向绝对主义中央集权发展，但实际上，绝对王权不等于王权无约束，相反它受到多种因素的牵制——如习惯法、宗教力量等——乃是绝对王权的题中之意。可以说，绝对君主制本身就是多种政治力量相互牵制与角逐而形成的均衡状态，因此太后摄政正是多种力量相互较量协商之后的“共识”局面的最佳体现。^⑤但是，笔者认为，更恰当的说法应当是：摄政制度，作为王位的传承制度的重要补充机制，逐渐从带有明显家族产业继承方式色彩的各种地方习俗中脱离，形成整套较为固定的人选与运作方式，这本身即是法国绝对主义君主制在几个世纪里逐步走向成熟以及强大的表现。反过来，它也进一步保障了王权的巩固与强大。摄政制度发展到该阶段，成为一项专门处理王位继承人因年幼而无法独立掌管政事的特殊时期的特殊制度，历经演变，最后集中到年幼国王的母亲身上，是因为这是最符合君主制稳定与发展的一个方案。在这一过程中，年幼国王的母亲看似凭其自身在整个王权运作体系中的特殊身份地位成为摄政一职的不二人选，但实际上她并非以自己独立的身份，而是以国王母亲的身份并以国王的名义来治理国家。换言之，国王依旧是最高主权的体现，太后只是他的一个代理人，唯有国王的授权，她才

① André Corvisier, “Pour une enquête sur les régences,” *Histoire, économie et société*, Vol. 21, No. 2, LE COUPLE (Avril – juin, 2002), pp. 201 – 226.

② Parlement de Paris, *Très-humble remontrance du Parlement au Roy et à la Reyne Regente*, 21 janv. 1649, signé Du Tillet. attribué au président Le Coigneux, Paris: Impr. et Libr. ordinaires du Roy, 1649.

③ *Remerciement à la Roynne regente mere du Roy, et à Messieurs les Princes et Seigneurs qui l'ont assistee*, p. 6.

④ *Remerciement à la Roynne regente mere du Roy, et à Messieurs les Princes et Seigneurs qui l'ont assistee*, p. pp. 9 – 10.

⑤ Morel Octave, “Les États – Généraux de Savoie sous les régences des duchesses Yolande de France (1468) et Blanche de Montferrat (1490),” *Bibliothèque de l'école des chartes*, Vol. 94, No. 1 (1933), pp. 58 – 73.

能拥有代行政事的权力，国王随时拥有收回这一委托的权力。这是为何在玛丽太后与成年之后的路易十三的冲突中，虽然年轻的国王羽翼未丰，但太后始终落于下风，需要国王的许可才能重返国务会议。

从16世纪到17世纪，虽然反对者甚众，但多位女性摄政依然把持法国朝政将近百年之久，推动着君主朝着绝对主义方向发展，这并非说明法国主流阶层终于认可女性在政治层面发挥作用的必要性，而是说明了法国君主制在这一发展演变的过程中，虽然在行政体制上，科层架构逐渐显露出雏形，开始摆脱家族管理的早期模式，但在权力核心阶层，始终带有浓厚的“家国一体”的色彩。这样的色彩实际上是法国君主制的基本底色。从性别史的角度来说，虽然近代早期法国主流政治文化以排挤女性为主要特征，但事实上在这种看似严丝合缝的男权体制中，存在着不少颇具弹性的空间。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女性可凭妻子或母亲的身份掌握相当大的实权，并在某种程度上维护和巩固这一体制。可见，性别与政治之间的关系，远非接纳与排挤这种二元视角所能涵盖。

责任编辑：宋 鸥

The Female Regents in the 16th – 17th Centurie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French Monarchy

TANG Xiao – yan

(Department of History , University of Zhejiang , Hangzhou , Zhejiang , 310028 , China)

Abstract: There was a strong tradition of exclusion of women in French political culture ,but there were also a lot of female regents in French history ,especially in its early modern history. The mainstream society supported strongly the female regent though some people opposed it. This article aims to explore the causes of the seemingly contradictory phenomenon. In fact ,below the appearance of gender discourse ,the core problem of female regent i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personality of the king and the national sovereignty ,and the distribution of the exercise of king’s power. The key issue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monarchy at this stage “Family/Etat” concept in political culture still has a significant impact ,at the same time ,the kingship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strong and mature.

Key words: regent; gender; politics; monarchy